

# 舒辉波《听见光》：叙事的渐入佳境

□李浩



渐入佳境首先来自于《听见光》的阅读感受，开始部分的叙述是建构的、平缓的，甚至略微有些常规，但随着故事的铺展，特别是琴声在文字中开始萦绕之后，那种“佳境感”便一点点地呈现，甚至在螺旋上升，高潮迭起，到后面，我感觉舒辉波的文字始终处在高音位置盘旋，偶尔会向更高处探伸。

可以说，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和盲人艺术家哲源提供了平等的、棋逢对手的思考能力与认知能力，正是这种相得益彰“抬高了”《听见光》的深度与厚度。之所以反复重申“盲人艺术家”的定语，是因为“盲人”这个充满黑暗感的词对于艺术家哲源的种种赋予，包括敏感、疼痛和由此带来的艰难，这也是这部传记文学中别具深度和厚度的一个支点。

作家舒辉波在这部传记文学中的情感投入也是值得称赞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情感投入才能让我们跟着艺术家哲源一起听见了光，一起得

以进入到哲源的世界里，与他感知着世界、生活、命运中的美和爱，疼痛与残缺。我在《听见光》这部书中读到了真诚，正是这种真诚的情感投入才使我们得以窥见哲源的世界中的光和黑暗，窥见他生命历程中可见的和几乎不可见的种种。在这部书中，作家舒辉波用极有情感内含的语调写下疼爱着哲源的姑妈的死亡：“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姑妈了，没有姑妈伸出的那双温暖而可靠的手了。一个人住在王老师的房子里，多出了很多时间，也多出了许多寂寞，尤其是在想起姑妈时，让他觉得时间难挨……”“到了夜晚，房子里仿佛还有隐约的琴声没有回到琴盒，仍旧在四处游走，走到哲源的耳朵里，就变成了《辛德勒的名单》的旋律。哲源躺在床上……”这些美妙的文字中包含着百感交集，包含着作家在这里伸展出的神经末梢以及与传主的身体完成的“血肉相连”，包含着作家在这些文字里投入的真情，它写给读者，更是写给自己。

我还要提及《听见光》中包含的励志性，它让我们看到“听见光”的路程中所遇到的疼痛和艰辛，以及盲人音乐家哲源身上的那种坚韧毅力和不屈。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里的励志性不是贴上去的，不是浮在文字表面的，而是始终由底部生发，更为真切感人，更会让人真正地受到触动。我可能还要提及舒辉波在《听见光》中精心安置的音乐知识，这一部分可能是舒辉波在采访中、采访后才完成的资料萃集，但他没有将这些知识简单地拼贴在文字中，而是将它融为文字的整体，成为文字中光的闪烁。我不准备把所有看到的都一一枚举出来，我相信认真、聪慧的读者会比我读得更深，更透，更有启示性。

渐入佳境也来自于它的故事波澜，当哲源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练琴并构成内在张力的时候，当哲源进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然后又决定离开并继续深造的时候，当哲源开始学习英语并与父亲再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盲人音乐家的哲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作家舒辉波不仅有效串联起了这些故事，还为它们建立了层叠的推进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牵引的力量。

渐入佳境还呈现在情绪情感的建构上，步步楼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涡流。阅读“辛德勒的名单”这一节的时候，哲源姑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深深地触动；当《神秘园》的演出获得成功，现场所有观众都深深沉浸在感动之中的时候，我再次被深深触动；当刘培彦老师到地下室为哲源上课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深深触动。这些闪光点构成了佳境。

另外一层佳境渐入则是盲人艺术家哲源的艺术成长之路，他的演奏从初步尝试到日趋稳定，再到得到承认和遭受挫折，一步步寻找名师和改变自己。人物传记受困于人物成长中的故事发生，那种情绪情感叠加上升之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作者能把多重佳境渐入整合在一起，合力向更高处推进，这可能得益于他之前小说写作的训练，也得益于他对哲源故事的熟稔和精妙取舍。

这可能是我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特别有深度和思考力的一部，甚至会让我部分“遗忘”这是一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而将它当作一部像《人类群星闪烁时》或《三大师》那样的传记作品来看。它不乏儿童性，同时是一部有思考和追问的书，有审视和开掘的书，其深度和厚度是可以与优秀的成人文学所媲美

## 书潭聚焦



作者：王炳文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

“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

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少研究，但大都侧重讲述的是杜甫的后半生，前半生却很少有深入考证，造成杜甫人生前三四十年被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

本书是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半生的史学作品，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时所目睹、所身处的盛世历史图景。



作者：[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

贾斯珀·格温，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有讲故事的迷人天赋。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在四十三岁的某一天，在散步的途中，他突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了厌倦。不久，他便开始一步步地从原来的生活中退隐了。在西班牙小旅馆度过了一段漫无目的时光后，他回到伦敦成了一个生活中的隐形人。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从格温先生决意自我消隐的那一刻开始，一段跨越漫长时光的寻找自我之旅开始了。他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找到它，才能让心不再漂泊。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

## 你问我答

本期话题：

### 徐则臣：理想的作家从绝对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

□张莉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嘉宾：徐则臣

男，1978年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大家》），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如果大雪封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1 张莉：前几天，我看了你谈汪曾祺的那篇文章，谈得很好。但我想，这也是你的有感而发。我觉得你在文章中的很多看法，应该也是你理解我们当下写作的角度。

徐则臣：这两年我在想，像汪曾祺那样，为什么到八十年代他都快六十岁的时候，还能重新进入一个创作的鼎盛时期？很多作家六十岁都该写回忆录了。一定有新东西刺激他，他也有新东西被激活，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我注意到，他在1991年给新潮作家重提了一个建议，要补两门课，一门课是古典文学，另一门课是民间文学。这两点，跟我这几年的思考很契合。

2 张莉：这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里人对差异性或者是这种世界交流的理解。这是属于这一代作家和前辈作家不同的理解。

徐则臣：过去不同人、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原则是求同存异，现在可能得求同的同时也求异。说到底，“同”是交流得以展开的前提，而“异”才是交流的目的：相互从对方那里获得差异性，如此才可能交流互鉴、相成相长。差异性让交流有了更多的维度，更多的可能性。

3 张莉：回到你在北师大“小说家讲堂”的课，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很有触动，同学们也觉得受益，讲座的题目叫《寻找理想作家》，我的理解，这是你的一种期许，是你的心向往之。

徐则臣：理想的作家，从绝对意义上说当然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可。如果一个作家所有优点占全，一点毛病没有，那这个十项全能就是他的致命伤了。但我还是要向往，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只能得乎其下，所以眼光必须向上看。其实对“理想作家”，读者有所好，作家更甚之。